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篡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己吾是歲中平

六年也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屯酸棗術屯洛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强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皋操到酸棗諸將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之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

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鎮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進屯河內

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

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秖以構難。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太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兵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乘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引去

未至營止諸將來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
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十
五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布救兵至三面掉戰
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中數十合相持急操募勇
陷陣司馬典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
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又急韋進當之矢至如
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
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
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會日暮操乃得引去
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亦盡各引

忙中不亂
以堤背隱
疑兵

還操還鄄城布到陳氏爲其縣兵所破東屯山陽于
是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
程昱止操操從之十月操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
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操襲定陶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
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
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
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兵屯南十餘里明
日復來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
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操將遂

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不問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殺侍中臺禁尚書馮碩等三人討其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于是改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操拜司空行車騎將軍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

于峻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操圖備操曰方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董卓將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綉領其衆二年春操到宛綉降既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操乃引兵還舞陰綉將騎來抄操擊破之綉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綉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操將討張綉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初操爲兖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諶

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破諶生得衆爲諶懼操曰夫人孝于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以爲吾奉也五年春正月初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誅曹操謀泄操尋殺承等及其三族操不復朝諸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

分畫不明

公爭天下者乃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
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
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擊劉備
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
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操北救延津荀攸說操曰
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
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
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操乃引兵
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敵使張遼關
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

于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人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人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擒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復以爲紹可必勝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

所殺初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
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日有
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
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
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
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
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
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
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

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破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軍皆疑荀攸勸操許之操曰吾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閒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强以乘我敝也尚破我盛何敝之乘乎操之圍鄴也譚略甘陵

安平勃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操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下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將三郡烏桓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强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

寄虞襲許

征之鑿渠自呼沱泒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
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
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
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唯郭
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
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操從之引軍出盧龍
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
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
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

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戶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高

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剽輕小人至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强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皆奔山東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

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河北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後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毎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旣而赦之天子聘操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于國十七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歙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

孟德之謂乎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操辭甚醜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侍中陳群等皆曰漢祚以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初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疎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

闞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隨問答之于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庚子操卒于洛陽年六十六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與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心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伏后諱壽瑯琊人大司徒湛之後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從大駕

還長安后將入掖庭爲貴人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
帝尋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于曹陽帝乃潛夜
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
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旣至安
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
軍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
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
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
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
殿中帝不勝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

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己之福而陰懷妒害包藏一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退避中宮遷于他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

致于理為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為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獻穆曹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于國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一以報書後一以迎女貴后被弒明年立節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

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旣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魏司馬懿　附子孫　諸葛亮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于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

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于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

〇古蛤操之許以蕃壯猴能不危乎

爲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于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懿又言荊州刺史胡修麤暴南鄉太守傅芳驕奢並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芳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而便遷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操以荊

州遺黎及屯田在穎川者逼近南冠皆欲徙之懿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皆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夜危懼懿綱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操懿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鎭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丕悔之及丕篡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六

年、天子大典舟師征吳、命懿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于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

陳壽原本
決機於昔
先事審勢

而今宣露此殆易之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
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搆宜觀望而後動懿
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
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
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
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
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奇出意外）
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
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為木柵以自固

懿渡水破其偏直造城下爲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埸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懿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于懿懿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

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椿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竝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太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郿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喻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

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衂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

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

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與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五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

會武侯病卒無太白[illegible]

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于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

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吾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

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亦出兵遥爲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多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

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

年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慴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來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兩標以别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以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

襦懿弗與之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懿曰襦者官
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
餘人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有詔召懿三日
之間詔書五至懿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
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天子執懿手目齊
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
無所復恨矣與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
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
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
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

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于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三年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懿欲自擊恪議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

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敵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于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次于舒恪燒積聚棄城而遁懿以滅賊之要在于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于潁之內地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七年吳攻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懿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

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敵人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柤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懿已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涖荆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

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乃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荆州勝復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

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于懿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為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爽乃投刀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

汝兄弟狗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子丹爽父真之字也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于是收爽、羲、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蔣濟曰、曹真之勳、不可以不祀。懿不聽。初

爽司馬魯芝之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懿舍之曰以勸事君者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二子懿謀立楚王彪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懿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其字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遂

仕魏爲豫州刺史封侯卒克遂父也淩至項仰鴆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録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卒于京師時年七十三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懿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初吴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

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公休諸葛誕字時司馬昭為監軍惟削昭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恪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諸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師過也非泰之責于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五年四月大赦五月諸葛恪圍合肥新城是

時姜維亦圍狄道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爾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

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恪復圍新城朝議慮
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傳政
于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
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
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卒如所度師于是使鎮東
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
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
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
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榆要其歸路
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

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師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三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構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

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嫚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
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
爲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于是有司以
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師
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
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
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于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
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
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
子以賢則神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

得其材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
彭城王先帝諸父于昭穆之序為不次則明帝之世
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
髦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于元
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槩趾高師闕而處
之二年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
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
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
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眾六萬渡淮而西師會
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中書侍郎

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之閒絕其歸路師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師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

師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卒于許昌時年四十八

司馬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遣子靚爲質于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昭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

儀不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鎮節使淮南宣尉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幷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于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

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

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于吳全端兄子褘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褘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大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二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

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景元元年天
子旣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巳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
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
李昭等發甲于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
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
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
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
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宿衛
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
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

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昭昭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于背天子斃于車中昭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于幽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于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昭遂殺尚書王經昭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

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
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上下
涇必生疾疢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
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取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
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
過五萬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
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
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戍卒以略野劒閣不暇守
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
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

議昭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于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其歸路、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此由破蜀將諸葛瞻于綿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禪降昭自爲相國總百揆表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檻車徵艾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于鄴追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于蜀監軍衛瓘攻會斬之初魏之伐蜀也西曹屬邵

悌言于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于指
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
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
爲也卒如所量昭至自長安進爵爲王二年昭卒年
五十五鄭玄孫小同爲關內侯嘗詣昭昭有密疏未
之屏也如厠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昭猶疑
而鴆之卒
諸葛誕瑯琊人也爲吏部郎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
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
昭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

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私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鴦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為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晉都洛陽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帝數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堪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

與腹心共圖後事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毋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為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迷亂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此矣

惠帝衷武帝第二子也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

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等乘釁四起遂有五湖之亂後因食麪中毒而崩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一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搆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惠帝崩羊后以于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巳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即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帝平陽因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弑崩于平陽

愍帝鄴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于藍

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選置、懷帝
崩、即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麴允與
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
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為粥、以供帝、至
是復盡帝遣使送箋于曜、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
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
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帝蒙塵于平陽、麴允及群
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
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
將軍、戎服執戟為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欷歔流

湯、聰聞而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弑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

元帝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也、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迎大

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即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宜城平杜弢于湘州承制赦荊楊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刻日進討群臣因請即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主大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

明帝紹元帝子也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强潛謀獨斷廓清大祲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强本弱枝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庾亮徵蘇峻峻遂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即位六年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内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着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牀第易誣、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

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既廢、桓溫迎立之、先

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帝登祚熒惑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請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

武帝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謝安常歎以爲精
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
色殆于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于華林
園舉酒祝之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
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
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死
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
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
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
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傳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于瑯琊弟劉裕以為零陵王居于秣陵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弒帝于內殿